

敬畏生命 尊重死亡

■梅芳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大多数人宅在家的日子比往年这个时节要多得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注疫情实况，看着不断攀升的确诊、重症、死亡数字，焦虑而不知所措。是的，即便是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全球性的瘟疫流行，人类依然会惊慌失措。

当我的大女儿紧张地问我：“妈妈，我刚才没有洗手就摸头发，会不会感染上病毒啊？要是感染上了该怎么办？”孩子的焦虑不加掩饰，我只能用有限的科学常识，尽力让她相信这种可能性很小。可是当孩子进一步问我：“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死到底是什么啊？”我竟不知如何应答，因为此前我并未想过该如何向孩子介绍死亡，甚至我自己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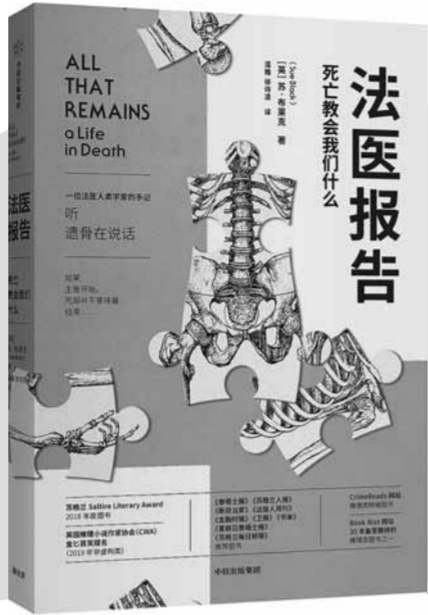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不管科技和医学如何发达，对于生命和死亡的追问与理解，永远不会停止。抗疫期间，我们需要撰写科普文章，制作科普视频，普及科学知识，粉碎各种谣言，让更多的人做好防护，免于病毒的侵袭；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让自己及我们的孩子理解什么是死亡，毕竟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学会敬畏生命，尊重死亡，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亲人逝去以后的岁月。

英国科学家苏·布莱克的《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这本书正好给了我不少启发。原本我以为这是一部法医鉴定实录，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去面对那些可怕的关于死亡现场的描述。没想到的是，作者给予我更多的是心灵抚慰。她的文字流畅清晰，既充满理性亦饱含温情，让我们了解到生与死的秘密关联，给予我们直面死亡勇气。

布莱克是一位著名的法医人类学家。2016年，因她在法医人类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坦率地说，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个职业，不知道法医人类学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能力，他们的日常工作有哪些。但我的好奇心让他们如何与尸体打交道、他们如何看待生与死。

布莱克开篇就告诉我们，法医人类学家的任务不是去追溯证明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证据，那是法医病理学家的工作，他们要做的是将死者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的身体遗存结合起来，进而重建生命的旅途。换言之，他们通过死亡，重建并讲述死者生时的故事。

“在布莱克看来，她面对的不是尸体，而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个人曾有过希望、梦想、个性，真正地生活过，而她的任务就是重建他们的生活。”



《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英)苏·布莱克著，温雅、徐诗凌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二

这样一种职业，充满了魅力。这种魅力对于布莱克而言，更是不可阻挡。她多少有些异于常人，儿童时期开始对啮齿类动物有着近乎病态的恐惧，但却喜欢与其他动物的肉和骨头打交道。中学的时候，她选择在肉店打工，很享受庖丁解牛的境界。19岁那年，她第一次走进解剖室。面对捐献者亨利的遗体，颤抖着拿起手中的手术刀，她也经历了紧张和恐惧，但最终被人体

的精密构造所折服，沉浸在一个充满秩序的世界里。为此，她特别感激亨利，并视他为无言良师。从此，她开始走进了法医人类学的天地。布莱克在书中详细科普了人体的构造、遗骨的基本特征、尸变的不同阶段、尸体肢解的类型、身体的生物画像、身份鉴定的依据和方法等等；由此，我们大概知道了法医人类学家所需具备的科学知识、技术能力和包括葬俗在内的丰富的社会知识。其中既包括我们熟知的解剖学常识、DNA鉴定技术、指纹技术，也包括我们不

人走天涯诗走心

——读蔡天新的行旅诗

■陈卫

在中国当代诗人中，蔡天新是活跃而特殊的一位。他是一所著名大学从事纯粹数学研究的学者，同时也活跃在数学空间距离较远的诗歌界。若再多一些了解，还会令他兴趣广泛，除了数学和诗歌，他还写随笔、编诗选、玩摄影，撰写通俗易懂的数学科普读物，据说还擅长拉丁舞……他的工作以及广博的兴趣，为他提供了自由书写的天地。国际学术访问、诗歌节文学节等，使他比一般诗人有更多机会浏览不同的景致、观察不同的种族，他的行旅诗因此也避免了千篇一律，没有成为走马观花的流水账。

蔡天新的诗歌创作开始于1984年，30多年来出版的中文诗文集已然不少。仅以域外游历为写作内容，出版的诗集就有《漫游》《美好的午餐》《日内瓦湖》等。就其行旅诗而言，具有可辨识的个人化特色，相对容易从众多的旅游诗中区分开来。

读蔡天新的行旅诗，我们会发现，由其诗题到内容不一定看得出来写哪个具体地方（虽然诗后有地名落款），他一般都是从域外风景速写或以某一旅途亲历的故事入手，一般在诗歌的最后一句，或最后一句，有神来一笔，抵达诗的高地，也仿佛旅游抵达目的地，为叙述性的诗篇进行抒情性的诗意向升。从整体来看，他的诗宁静而从容，犹如徐风拂柳、微波荡漾，近些年来读者常见的那种高度戏剧化的情感跌宕或高密度的意象压缩，在他的诗中不易寻觅。

与很多行旅诗的不同还在于，蔡天新的诗歌有一种宇宙观，人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山川同为一体。如他在《树木与狗》中所写，“它们将跟随你/无论去远方还是邻舍/或遮阳或护膝/把影子投向大地//可是你得学会/识辨年轮和种族/学会像露水和尘土一样/俯向阔叶和卷毛//比起庞大的飞行器来/它们的友谊更为可靠/甚至当红色的月亮升起/也不会消失不见”。

诗人并非是要赞美树木和狗这两样东西，他想描述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这两种植物和动物，或者说它们存在世上，成为人类的陪伴者。当然，它们也有变化，那不过是年轮与种族的变化，但特征不变，因此与人类的友谊相较而言，“它们的友谊更为可靠”。

即使写人，诗人也是将人与自然结合在一起，将人视作自然风光一部分。如《戈耶·佩特森》中，诗人采用对比方式，将对人物形象产生的感受与对自然的感受联系起来。人一旦被描写成具有自然特

性，那么，这个人物应该具有自然的美，即朴素真实且天然自在之美。

《内心的天空》中描写了诗人的内宇宙，那里有天空，有山脊、岩石、暴风雪、山崖、庙宇等，这首诗与唐代诗人王维等人表现“天人合一”那一类诗的不同在于，他不是对景观进行主观性描摹，而是增加了一个明确的人物——“你”，“此刻你在我肋骨的山脊上滑行”“之后你来到骨盆的山腰上”，这是身体的写作，使诗歌在自然与人体结合上表现出诙谐的趣味。天地即人，人乃天地，可谓古人“天人合一”观念的现代性转换。

蔡天新在行走中所见的广义风景，有时是山川，有时是人，有时关于建筑，乃至触发对某些问题，如数学、音乐以及异性和语言的思考等等。对于诗人来说，风景只是眼睛观察到的外部表象，透过风景，诗人看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

在诗中写学术不多见，蔡天新有此兴趣，能在貌似不相关的事物中看出其关联。诗的语言写熟悉的本行，颇为枯燥的学术也会亮丽生动起来。《数字与玫瑰》，数字即玫瑰。玫瑰即人生，“那些绯红、橙黄或洁白的花朵/巧妙地装饰着无与伦比的头脑/敦促其写下著名的断言：万物皆数”，用色彩和细节，竟然传达了数理、天理、哲理。

写音乐的诗，尽量组合带有音乐性的语言，使其中描写的人物形象也产生歌剧片段中才有的迷醉感。《莎莎》是较为有趣的一首。

旅途中除了见闻和遐思，有时也会有寂寞感。游至古巴时，蔡天新写过一首《寂寥》，“只有飞鸟了解大山的寂寞/它们生生不息，陪伴着/树木、花草和土地/还有那些光秃秃的岩石”，这种写作和想象，诗人如入“无我”之境。只有了解大山寂寞的人，他才会去为飞鸟说话，为飞鸟去了解大山的寂寞。行走在孤寂中的诗人，更容易读懂那些非人类的语言。

游时不贴于诸如外交官、公务员或文化学者的标签，蔡天新的行旅诗如同他个人一样，极尽普通驴友的态度，不主动承载历史重负，也卸去古代诗人那种由离乡背井产生的愁绪。因此，他不会刻意在诗歌写作中强化家国情怀，携带着批判锋芒，或君临天下般审视一切。他就像一个访云问山的悠游者，从容而行，缓缓而思，恬淡、逍遥、自在。看单篇诗歌，便是小感触、小素描；组合多篇诗，又似一个个镜头的拼贴，仿佛一部人文纪录片，让读者在轻松的心态下，通过简单的细节或场景窥

了解的稳定同位素分析、面部复原技术之类的高冷知识。

结合亲身参与调查的案件，布莱克还描绘了她和团队在死者遗体和其身份之间建立关联的种种努力，有成功和安慰，也有失败和沮丧。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读起来有些毛骨悚然，但她的笔触充满了对死者的尊重和同情。这也不禁让人好奇，身为法医人类学家，布莱克在长期接触死亡和尸体的工作环境中，如何保持健康快乐的心态，如何能坦然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尤其是当她从各种案件里一再见证我们无从想象的恶的时候。

布莱克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她将自己视为一名安静的观察者，积极主动地把自己所受的科训练运用到观察当中，而不是做一个情感丰富的参与者，以免让自己受到工作带来的情感伤害。她做好检查、记录，并得出结论，然后打开房间的门，走出去，再把所有发生的事都锁在身后，回到正常的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法医人类学家是不近人情的冷血动物，是一个情感可以自动调节和上锁的怪物。他们在尸检现场也会流泪，且并不认为这种行为不专业，反而觉得那是人性的体现。在布莱克看来，她面对的不是尸体，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她/他曾有过希望、梦想、个性，真正地生活过，而她的任务就是重建他们的生活。

她坦言，让她恐惧和受到伤害的不是那些已经死亡的身体，而是造成其死亡的活人——那些存于世间的恶魔。对于死者，她始终保有尊重和温暖的人性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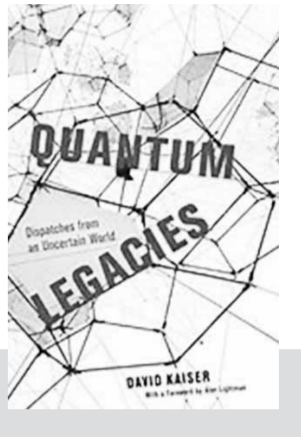
布莱克承担过对科索沃战争和印度洋海啸死者的法医鉴定任务。对她来说，战争、灾难从未离我们远去。无论现代医药如何干预，死亡总是人类最终的结局。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需要敬畏生命，也要尊重死亡。

布莱克经历了祖母、外公、父亲、母亲的去世，做到了与父母平静地告别，让他们在歌声中安详离去，不仓促、不沉痛、不疼痛、不仓促。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同时也让她的孩子们接纳了死亡，明白了人不能长生不死，亲人的逝去并不意味着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只是他们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已。

法医人类学与医学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生物学、动物学、考古学诸多学科密切相关，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但更需要人性的关怀。

布莱克是一个充满温暖力量的人，诚如BBC资深剧作家蕾秋·乔伊斯所言，每一位思考生死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她的这本书。这个时期，我们读这本书，应该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域外



“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物理学也在历史波浪中沉浮，摆脱不了社会现实的影响。”

2020年4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教授和物理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计算之社会与伦理责任”计划副主任戴维·凯泽的一本文集，《Quantum Legacies: Dispatches From An Uncertain World》(本文作者译为“量子遗产：从不确定世界发回的消息”)。文集收入凯泽的19篇文章，多数曾经分散发表于不同渠道。

凯泽的专业背景是很难得的。很多人先学习了理工科专业，然后转向科学史的学习与研究，很少有人像凯泽这样同时拥有科学史教授和物理学教授的头衔。事实上，他在2019年发表了1篇科学史方面的文章，但发表了4篇物理学论文。

他2011年发表过题为《How The Hippies Saved Physics》的专著。2011年12月2日我在科学网发表的博文介绍过此书，中科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科学网博主李泳也介绍过此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了该书中文译本《嬉皮士救了物理学——谈心、禅和量子》。

凯泽的新书之所以题为《量子遗产：从不确定世界发回的消息》，是因为其中多篇都与量子力学的发展史相关。本书还涉及20世纪物理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发展、宇宙论，等等。凯泽善于将几十年的历史浓缩于几页之间，而且大量的参考文献作为坚实支撑，第一线的科学家不太可能接触到那么丰沛的文献。

人们往往认为，物理学是很纯粹的知识追求领域，离社会现实较远。而凯泽的文章表明，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物理学也在历史波浪中沉浮，摆脱不了社会现实的影响。

书中一篇文章写道，美国曾经夸大苏联物理学专业毕业生需求与求职的物理学毕业生数量约为1:4的关系。凯泽写道：“(人才)稀缺的议论走过一个循环：从虚张声势到吁求放大再到真实情形的反馈。”

另一篇文章评论了深奥著作成为畅销书的现象。1973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教授查尔斯·米斯特纳，后来于201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基普·索恩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士、物理学家约翰·惠勒三人合写了《Gravitation(引力)》一书。

该书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对广义相对论的认识，洋洋洒洒，有图表，有方程，有习题，有技术性很强的解释，也有通俗的哲学思想介绍。没想到，该书不仅受到物理学家的欢迎，也成为大众追捧的畅销书。作者之一惠勒猜测说，“很多读者不打算也绝不深究(书中涉及的)数学问题”，书中的很多解释技术性细节的框图和插图反而平添了这本书的神秘感和吸引力。2017年10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此书，米斯特纳和索恩合写了一篇新的导言(另一位作者惠勒已于2008年去世)。

德国法兰克福高等研究院的女物理学家Sabine Hossenfelder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关于《量子遗产：从不确定世界发回的消息》的评论文章。她认为，该书写得很漂亮，阅读它是一番享受。可惜的是，好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深挖，但凯泽没有做到。

例如，凯泽认为，如果早一点开展现状核实工作，本可以避免物理学专业培养人数过多的失误。Sabine Hossenfelder则问道，那么，我们今天在开展类似的现状核实吗？如果1973年出版的那本充满方程式的著作都能引起非专家读者的极大兴趣，那么，我们今天是否低估了数学界人士在科普上愿意付出的努力程度？等等。瑕不掩瑜，凯泽的这本新书仍然值得期待。

有趣的故事深刻的认识

■武夷山

苏菲亚·布朗

真能预言新冠肺炎吗

■刘钊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在全世界流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被那个叫SARS-CoV-2的新冠病毒攻陷，眼下还看不出退潮的迹象。

在各种阴谋论纷纷出笼的同时，不同背景的末日说也开始“借尸还魂”。一个自称通灵师的美国女人苏菲亚·布朗也被人想起来。她在2008年出版的《世界末日》一书预言，2020年前后将有一种严重的肺炎类疾病在全球范围传播，它将对肺部与支气管造成损伤并令已知的所有医疗手段失效。她又说，不久它将突然消失，如同来时一样迅速，但是10年后再次出现，之后就完全消失。

由于这段文字与事实惊人地吻合，一些人居然相信这位十几年前过世的女灵媒真有预言未来的本领，海外媒体上也充斥着关于其人其书的报道。号称拥有一亿粉丝的美国娱乐女星金·卡戴珊在推特上重新推介苏菲亚·布朗的消息，获得46000多条转发和超过235000条点赞，《世界末日》一时高居亚马逊网站电子书销售之首。一些海外华人媒体也趋之若鹜，宣传灵媒神通广大的消息泛滥人间。

苏菲亚·布朗真的能够预卜多年后爆发的新冠肺炎吗？答案是否定的。

专门揭露伪科学的美国作家本杰明·拉德福德指出，以上文字写于2002年底爆发的SARS之后，描写的症状和持续时间都与当年的SARS十分相像，但是并未明确指向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就在同一本书中，苏菲亚·布朗作出的许多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她在医学方面的预言包括2010年左右医院将开始保存胎盘，以利用其中的蛋白质复合物减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2010年底以前普通的感冒会成为历史，糖尿病将显著减少；最迟在2012年人类将终结瘫痪和帕金森病；到了2015年，电子传感定位的激光烧灼将全部取代传统的侵入性手术；失明症将在2020年消失；一种新的抗生素蒸汽疗法将取代口服药物而治愈发热、过敏、哮喘等疾病，这些都没有出现。

书中还声称：本笃十六世将是罗马教廷最后一位当选的教皇，他的继承者将实践一种新的天主教制度，即由枢机主教团选出三个人，由他们共同分担教皇的责任。

然而事实是：2013年2月28日原籍德国的本笃十六世因健康原因辞职，成为近600年来首位自动退位的教皇，教廷宣布仍保留他“本笃十六世”的头衔而在生前改称“荣休教皇”；2013年3月13日，经过5轮投票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天主教主教格列高当选为第266任教皇，圣名方济各。他的当选创造了三个第一。方济各成为第一个生于拉丁美洲、第一个来自南半球、第一个出自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教宗。

这本书中最大胆也是最不可思议的预言是关于美国总统的。书中写道：2008年到2020年期间，将有一位总统因心脏病发死于任上，继任的前副总统将重新对北朝鲜开战，因为他确信对方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战争将是彻底失败的，而他本人将在任期结束前被暗杀。我们还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见证该预言的“奇迹”。

除了这本《世界末日》之外，苏菲亚·布朗还出版了数十本有关超自然与通灵术的书，如《灵魂之旅》《天堂之旅》《以心灵之眼看占星学》等；她还是几个电视频道与Hay House电台的常客，连CNN的黄金时段脱口秀大王都邀请过她出场。这位女灵媒在美国拥有许多信徒，对于科技发达的世界第一强国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